



十個大頭

俞昌琮◎著

十個大頭

俞昌琮◎著

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十個大頭 / 俞昌琮著； -- 初版. -- 臺北縣板橋

市：稻鄉, 民 99. 08

面： 公分--

ISBN：978-986-6913-86-0 (平裝)

855

99015936

十個大頭

著 者：俞昌琮

出 版：稻鄉出版社

臺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

電話：(02) 22566844、22514894

傳真：(02) 22564690

郵撥帳號：1204048-1

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

印 刷：紘億印刷有限公司

定 價：新台幣 320 元

初 版：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8 日

I S B N：978-986-6913-86-0

※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※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《十個大頭》勘誤

- iii 頁，第 4 行「累積了一甲子的紀錄」改爲「…一甲子多的…」
- 12 頁，倒數第 6 行「晃晃蕩蕩閃了進來」——「蕩蕩」改爲「盪盪」
- 74 頁，倒數第 5 行「響尾蛇」改爲「蛇」（刪去「響尾」）
- 115 頁，第 2 行，註解編號「8」改爲「2」
- 145 頁，第 2 行，「一九八八年第三度返鄉」改爲「一九九九年…」
- 165 頁，最末行「於美國底特律市」改爲「…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市」
- 193 頁，第 9 行「一相情願」——「相」改爲「廂」
- 202 頁，倒數第 5 行「情感容恰」——「恰」改爲「洽」
- 229 頁，內文第 1 行「天下父母心…」改爲「『天下父母心』」（加引號）
- 233 頁，第 6 行「兩岸對恃」——「恃」改爲「峙」
- 238 頁，最末行「…桃園觀音鄉」改爲「…桃園縣觀音鄉」
- 296 頁，第 6 行「…細細鑑賞賞…」改爲「…細細鑑賞…」（刪去一個「賞」）
- 300 頁，第 5 行「，生於民國初年時頹毀」改爲「。於民國…」（及刪除「生」）
- 351 頁，第 3 行「台東泰原校」——「原」改爲「源」
- 355 頁，第 4 行「六十年前」改爲「六十多年前…」
- 368 頁，第 6 行「清晨，老拌…」——「拌」改爲「伴」
- 382 頁，最末行「一九〇九年…」改爲「二〇〇九年…」
- 383 頁～391 頁，書眉篇章名「博士與博士」改爲「…與博士」
- 書末，彩色圖片倒數第 2 張：到山背後去找太陽，「1945 年…」改爲「1946…」

福建市图书馆惠存

俞昌琮敬赠

二〇一二年五月

世界無窮願無盡

——序《十個大頭》

丘為君

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

我的岳父俞昌琮先生出生於一九一九年。這一年剛好是「第一次世界大戰」結束，世界進入新秩序的頭一年；這一年也是中國爆發影響後世深遠的「五四運動」的年份。與他同年出生的名人有：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（二〇〇五年過世）與擔任過行政院院長、國防部部長的郝柏村。這一代人有一個共同的回憶：戰爭的經驗（或更真確的說，逃難的經驗）。

「一戰」（一九一四—一九一八）主要戰場在歐洲，所以又稱「歐戰」。這場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，有七千萬人參戰（其中六千萬人為歐人）。戰爭的結果是損失一

千五百萬個生命，他們多半是青壯年的男性。戰後，歐陸到處是滿目瘡痍的情景，經濟惡化，失業率嚴重，這一代活存的青壯年，又有「失落的一代」(Lost Generation)稱謂。我的泰山大人俞昌琮基本上在西方「失落的一代」充滿悲觀意識的呻吟中成長。

一九二八年，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的國民黨「北伐」成功，中國結束軍閥割據的分裂局面，統一於國民政府名稱之下。中國的統一對中國人可以免於軍閥割據所帶來的戰禍，自然是一件好事，百姓期待終於可以過太平的日子了。但是對不懷好意、覬覦中國這塊廣漠土地與豐富自然資源已久的東鄰日本，卻是寢食難安——一個強大穩定的中國，對日本的東亞崛起是不符合其核心利益的。於是，在「一戰」結束後誕生的中國兒童，其看似無憂無慮的童年背後，卻逐漸地浮出一個更為巨大的戰爭陰影。

我岳父與他那一代青年的命運，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開始全面侵略中國的「七七事變」(蘆溝橋事變)開始為之變色。這一年他十八歲，本應是充滿理想、編織未來的年紀，但是「蘆溝橋事變」的砲火，使他與他那一代青年的夢想為之變調。一九三八年五月，日軍攻陷廈門。接著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，福建省省會福州市也落入日軍手中。福州市雖然在這年九月為國軍所奪回，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又再次

被攻佔，直至一九四五年五月。作為淪陷區，男性青年因為對日軍的侵略活動具有威脅性，因此成為眼中釘、打擊的主要對象。

這一本集子是他流亡歲月中點點滴滴的時代小故事。有寫日記習慣的他，從青年開始，記敘不斷，如此累積了一甲子的紀錄：記錄了近代中國一個江南佃農的兒子，一個二十七歲的農村青年，為了避禍求發展，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從福建福州南邊七十公里處的福清市，如何輾轉到澎湖，然後來到台灣（一九四七年）安身立命的奮鬥歷程。

昌琮先生孑然一人從福建到台灣，生平於外在的惡劣環境下與生存搏鬥的過程中，扮演過學生、飢民、農夫、漁民、碼頭工人、小販、游擊隊、軍人、教師、校長等等角色，然而最後主要是一名勤於筆耕的新聞記者。新聞寫作的訓練，使他對外界事物的變化常保興趣，觀察敏銳。二〇〇〇年台灣第一次政權和平轉移，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。蟄居於彰化市八卦山下的丈人以八十多歲的高齡，有感於世局的變化與身軀的衰頹，整理珍藏半世紀之久的泛黃日記本，開始執筆書寫這個具有自傳性色彩的回憶錄。

本書雖然常以文學手法來反思過往，具有超越時空的藝術價值。但由於寫實色彩濃厚，因此頗具史料意義。後代子孫若想認識唐山兄如何翻山越嶺、跨過危險的黑水溝（台灣海峽），來台灣定居求發展的過程，這本紀錄肯定提供了極佳答案。

岳父青少年時期的苦難，磨練出異於常人的體魄與意志。雖然罹患過兩次不同的癌症，不僅未被病魔擊垮，還以如今九一高齡，筆耕不輟。謹藉此文祝福出版順利，更祝福他老人家壽比南山。

二〇一〇年五月一日 於大度山

相似和相遇

沈珮君 美國世界日報台灣辦事處主任

歷史，對小孩來說，好像是課本，是教材；對政客來說，好像是學問，是功課。歷史，遙遠縹緲，讓人記得的多是王侯將相，讓人忘了每個時代的歷史都是一條條生命點點滴滴用一生留下來的。

我不認識俞昌琮，但，他的故事，我都似曾相識。躲土匪、躲日本鬼子、要債的、拉伕的，還有漂流溝壑的無名屍，及許許多多在亂世中相濡以沫的人和事，我從小就跟這些故事長大。這些血淚淋漓故事，在歷史裡連一個逗點都沒有，但，大時代就是這些小人物串起來的。他們的傷痕，也是我們身世的一部分。

俞昌琮兄弟情深，兒女都以他們之名其中一字為名，我認識的是以他弟弟命名的次子俞肇琿。肇琿是我的同事，跟我弟弟年紀一樣，但，我弟在六歲後就沒長大，在十九歲時離世，我弟是獨子，我父親本身就是獨子，當初家人賣盡家當換了幾個大頭，

讓這個獨子逃來台灣，就是為了保存香煙，我父在我弟死後四十年還常嘆：「我白來台灣了」。

我們三姊妹一個博士、兩個碩士，我們的第二代有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，有從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畢業的，有一個今年將拿到博士，還有一個去年拿到哈佛全額獎學金直攻博士，我們最小的一個今年也考進台大。但，一脈單傳，痛失唯一愛子的爸爸，仍認為他白來台灣了。

帶我父親來台的是他的叔叔，他來台不久就得了肺癆，當時這幾乎就是絕症，他為了不要拖累我父親，為了保留沈家唯一根脈，他絕食而死。

俞伯伯及我父親那一代的中國人，背負了很多重擔，這個重擔像俞伯伯那只悲傷的老籐箱，籐箱裡有家族的期望，永遠癒合不了的戰爭創傷，及無藥可治的鄉愁。

俞伯伯來台從事新聞工作，在彰化當了很久特派員；我則是出生在彰化，當時父親在彰化紗廠工作，那個紗廠是流亡到台灣的大陸資本家投資的，雇用了很多孤苦伶仃的外省子弟，包吃包住，像一個大眷村，守望相助，很多失根的人在那裡成家立業、安身立命，重新開枝散葉。俞伯伯老家是賣豆腐的，父親老家也是賣豆腐的，幾年前陪他回老家，小徑旁的「野草」仍都是黃豆，我父至今愛吃豆腐。

在看這本書「十個大頭」前，我不知我們兩家有這麼多相似處，甚至我和肇瑒度過童年的地方相距不到五公里，我直呼好巧，也許很多人也可在本書中找到和他相近的故事，畢竟，中國的命運成了大家共同的命運，而最後大家在台灣交會，我們或許都曾在同一時空裡相遇，各自提著一只老舊籐箱，默默錯身而過。

父親與《十個大頭》

俞肇瑜

夜深了，父親還在燈下工作。

憑一副老花眼鏡，佝僂著，專注於眼前的稿件，萬籟俱寂，案頭一燈如豆……這燈前的一副身影，好像數十年不曾改變。

有時這樣望著父親，恍惚裡，時光跳躍交錯在今時與過往間，彷彿回到悠悠數十年前……很小的時候，一家人擠在一個大房間裡睡覺，父親的寫字檯就在房間大床斜對面的窗前角落。通常，忙碌了一天，大夥兒都睡了，只有父親還利用這一天裡最安靜的時刻繼續他案頭的工作。窗前的壁虎托微光之福，在紗窗上捕捉飛蟲大啖晚餐。夜半，偶而被壁虎的嘎嘎聲吵醒，看見父親桌前淡淡光暈，是我們再度安心入夢的催眠曲。

有一回奇特的印象：朦朧裡瞥見燈前的父親一邊翻閱著什麼，一邊不時地從口袋裡掏出手帕拭擦著眼角。半夢半醒之間，狐疑著看了一會兒，在困倦中睡去，隔日醒來也忘了這事。但過不了多久，又再次見到這樣景象。終於有一次問起父親，他微笑回答：你還小不用知道，長大了就會知道。由於父親沒給答案，我更加的大惑不解，只知道他對從一只老舊藤篾皮的木箱子裡拿出來的東西，顯得很傷心的樣子。

時光飛馳，我們姊弟都長大了，老房子也改建了，一人擁有一間專屬臥房，這久遠之事也早已遺忘。直到一回春節除夕，全家圍爐夜話時，父親終於把他那長久埋藏心坎深處的秘辛講給我們聽。

父親說：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年）秋天，抗戰勝利後不久，他從家鄉福建省福清縣出發，徒步走過抗戰時遭到破壞而崎嶇破碎的道路，穿過長樂、閩侯兩縣，到福州市西方廿多華里處，一座名叫鯉峰山的山巔荒野古戰場去尋找他哥哥（我的伯父）的骨骸——四年多前，這個年輕人在這裡與日本兵作戰時陣亡（淒愴的回憶一文中有多詳細敘述）。父親撿拾野地裡伯父那沒有了頭顱的殘碎骨骸，用一只籐篾皮木箱子裝著帶回家。父親說，祖母生平達觀樂天，抗戰中挨著極端艱苦的日子也從未嗟怨，但這時她面對那箱子，哀傷痛哭，數次昏厥，幾乎要把那用繩子綁住、上了鎖的箱子砸破，好看一看、撫摸一下她愛兒的遺骨，而父親卻始終不肯啟動那斷人肝腸的鎖頭。

父親講著，一邊用手帕不住地拭擦眼角，我們聽者也都陪上一把眼淚。

父親說，他把箱子裡一把殘碎骨骸，埋葬在住家不遠處也是抗戰古戰場的五馬山上。後來，又合葬下他弟弟（我的叔父）的骨殖——叔父是抗戰期中逃難流亡，生活艱苦，勝利後不久以罹患肺結核病逝。從此那隻籐篾皮木箱子成了父親唯一珍貴的紀念品，裡面裝著他兄弟的遺照、舊時日記和幾張舊報紙等物品。他牢牢地帶在身邊闖蕩江湖，而至飄洋渡海到澎湖，來台灣。

我伯父名昌球、叔父昌瑤；而我的兩個弟弟取名肇球、肇瑤，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父親懷念手足情深，把兄弟的名字給了兒子，這樣紀念著他們，一刻也不忘記。

十幾年前，那隻籐篾皮木箱子跟隨父親遊走天涯已經五十多年了，朽腐不堪，包裹箱子的籐篾已經腐朽斷裂，木片架構也鬆動散落，不能用了。在母親殷殷勸慰下，終於把它丟棄。父親把那些日記本、照片等物品另行裝在一隻嶄新的皮箱裡，鎖好，放在書櫥高層。那天父親一整天默默地沒說一句話。

不久，父親把舊時日記、幾幀老照片和一些舊報紙、雜誌等等彙集起來，仔細整理後，開始動筆記敘。

觀察燈下的父親，固然老了許多，但感受到他注視手稿的眼神裡流露的深情，完全與當年一樣。父親書寫這些文稿，日夜思索醞釀，一字一句耕耘，反覆訂正力求完

善，這般毅力我們晚輩也望塵莫及，直擔心他老人家太操勞。陪著無數個燈下疾書夜晚的，是許多緬懷、嘆息，以及寫到慟處的數度擱筆、悸動、落淚……那烽火狼煙歲月、苦難的生涯、鄉土故事、當年社會百態、地方抗日小戰役等等，在父親筆下娓娓鋪陳，逐一的鮮活起來；相信這些早已逝去的人、事、物、生活點滴與諸般的無奈，其實一直鮮明地活在父親心坎裡，從未稍離。那一代人的歡樂、傷痛、哀愁與遺憾，化零為整，活生生而翔實地編纂在《十個大頭》這本書裡，以為長久紀念，並分享親愛的讀者諸君。

二〇一〇年三月 於台中市

目錄

世界無窮願無盡	i
相似和相遇	v
父親與《十個大頭》	ix
前言	1
憶	5
十個大頭	9
六條魚	17
魔鬼與天才	25
兵禍	29
剿匪	39
醜劇	43
碼頭工人	47

目

錄